



### 子夏易学考论（刘彬）

（2008-3-20 15:40:06）

作者：刘彬

为斗，艮数三；兑为时，为豕，兑数四；坎为音，为猿，坎数五；离为律，为鹿，离数六；震为星，为虎，震数七；巽为虫，巽数八[17]（第19—24页）[18]（第423—444页）。由此可推知，《子夏易传》定当保存了很多的八卦古逸象，《子夏易传》确存《易》之古义。

现在我们对以上《子夏易传》佚文考证作一总结。首先，考证说明《子夏易传》的作者确应为孔子弟子卜商子夏，其成书确应较早，《子夏易传》的作者为汉人如韩婴等的说法是不成立的。第二，说明《子夏易传》确有古《易》面貌，子夏对《易》之“古义”，如《周易》古经卦爻辞的古训、八卦古逸象、逸数、古“卦气”说、互体说、古《易》道阴阳重象数等古《易》内容和特质，熟知并能深入把握。第三，说明子夏对孔子由象数而达于道的易学新理路、“性与天道”的易学“新义”，有深入的契会和领悟。《子夏易传》虽已亡佚，由以上考证，我们可推知子夏易学的思想特色当是《易》之“古义”和“新义”兼容。

古代易学发展至孔子，实有一重大转折。孔子之前的易学，是为《易》之“古义”，这些“古义”主要关涉的是明阴阳、和四时、顺五行、辨灾祥的卜筮之旨。孔子从《易》之“古义”出发，本于象数而发乎义理，由“明数”而“达德”，由神道而人文，由讲阴阳灾变而讲性与天道，开拓出研《易》新理路，创造出易学新理境，从而将卜筮之书提升为哲学典籍，将《易》之“古义”发展为《易》之“新义”。[19]孔子讲《易》，讲卜筮，更讲德义；讲阴阳、五行、“卦气”，更讲“穷理尽性以至于命”；讲《易》之“古义”，更由“古义”生发“新义”。因此，孔子易学，既包含《易》之“古义”，同时更有“新义”，是容“古义”和“新义”于一体的儒门新易学。帛书《要》曰：“夫子老而好《易》……子赣（贡）曰：‘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：德行亡者，神灵之趋；知谋远者，卜筮之繁。赐以此为然矣。以此言取之，赐缙行之也。夫子何以老之好之乎？’夫子曰：‘……予非安用也。’[子赣曰：]夫子今不安用而乐用辞，则是用倚于人也，而可乎？……子赣曰：‘夫子亦信用筮乎？’子曰：‘吾百占而七十当，唯周梁山之占也，亦必从用多者而已矣。’子曰：‘《易》我后不用祝卜矣！我观用德义耳也。幽赞而达乎数，明数而达乎德，又[仁]者而义行之耳。赞而不达于数，则用为之巫；数而不达于德，则用为之史。史巫之筮，乡之而未也，好之而非也。后世之世疑丘者，或以《易》乎？吾求用德而已，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。’”《要》篇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孔子新易学的特点，同时也说明对这一新易学，时人甚至孔子的一些高足，如子贡等人，都不能理解，以至孔子发出“疑丘”的感叹。

而从上面的考证，可知子夏对孔子的新易学则有深入的理解，他既熟知其“古义”，又能契会其“新义”。据《论语·子张》载：“子夏曰：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。致远恐泥，是以君子不为也。”朱熹《四书集注》：“小道如农圃医卜之属。”子夏认为《易》之卜筮虽属小道，但也有“道”在，因此“必有可观”，但不可拘泥沉溺于此，必须超越它、提升它，要以成就君子大道之学为宗旨，这与孔子的新易学观完全一致。子夏的这种易学观可能是自己在研《易》中形成的，也可能是受自于孔子而形成的，但不管怎样，孔子和子夏易学观一致，在研《易》中师生二人于心戚戚、感而遂通，是可以想见的。在孔子授《易》的“二三子”诸弟子中，子夏受于孔子《易》必良多，当最能肯认孔子易学之大体。因此，子夏易学直承孔子易学，兼容“古义”和“新义”，正是合乎情理的。

子夏所了解的《易》之“古义”，包括《归藏》，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。

《孔子家语·执轡》、《大戴礼记·易本命》、《淮南子·墜形训》等载有子夏论古《易》的一段资料，兹综合三处记载录之如下：“子夏问于孔子曰：‘商闻《易》宣人生及万物、鸟兽、昆虫，各有奇耦，气分不同，而凡人莫知其情，唯达德者，能原其本焉。天一，地二，人三，三三如九。九九八十一，一主日，日数十，故人十月而生。八九七十二，偶以从奇，奇主辰，辰为月，月主马，故马十二月而生。七九六十三，三主斗，斗主狗，故狗三月而生。六九五十四，四主时，时主豕，故豕四月而生。五九四十五，五为音，音主猿，故猿五月而生。四九三十六，六为律，律主鹿，故鹿六月而生。三九二十七，七主星，星主虎，故虎七月而生。二九一十八，八主风，风为虫，故虫八月而生……敢问其然乎？’孔子曰：‘然。吾昔闻老聃亦如汝之言。’”对于这段资料，我们已经考证它背后实际隐藏着的一套古《易》八卦象数。这套古《易》八卦象数，从《易》象上说，即《乾》为日，为人；《坤》为月，为马；《艮》为斗；《兑》为时，为豕；《坎》为音，为猿；《离》为律，为鹿；《震》为星，为虎；《巽》为虫。从《易》数上说，即《乾》为一，《坤》为二，《艮》为三，《兑》为四，《坎》为五，《离》为六，《震》为七，《巽》为八。这是一个与今本《说卦》所载古《易》象数系统不同的另一古《易》系统，从这一古《易》资料为子夏所“闻”，孔子亦“昔闻老聃”，可推知这一古《易》系统应在孔子之时或以前即已存在，其渊源颇为久远[17]（第19—24页）[18]（第423—444页）。

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古《易》系统的八卦之序。从我们的考证可知，这一八卦卦序是：乾、坤、艮、兑、坎、离、震、巽，而这一八卦卦序正与传本《归藏》八卦卦序完全相同！

案《归藏》之名，现存文献最早见载于《周礼》和《山海经》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卜》：“（大卜）掌三《易》之法：一曰《连山》，二曰《归藏》，三曰《周易》。”梁元帝《金楼子·立言篇》引《山海经》曰：“黄帝氏得《河图》，商人因之，曰《归藏》。”（此言今本《山海经》无之）汉代杜子春、桓谭、郑玄等人皆言及《归藏》。但《归藏》之书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不载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始载《归藏》十三卷，并云：“《归藏》汉初已亡。案晋《中经》有之，唯载卜筮，不似圣人之旨。以本卦尚存，故取贯于《周易》之首，以备殷《易》之缺。”可见此时，学者已对自晋《中经》以来所载《归藏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。此十三卷本《归藏》至宋时已残，《文献通考》引《崇文总目》云：“今但存《初经》、《齐母》、《本蓍》三篇。”《文渊阁书目》已不著录，大概在元明之际此《归藏》已亡佚。晋干宝《周礼注》、宋朱震《易丛说》、李过《西溪易说》、罗泌《路史》等书存有《归藏》的一些佚文，清马国翰、黄奭等人有辑佚本。但对于此《归藏》，很多学者怀疑其真实性。1993年，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汉墓出土秦简“易占”[20]（第37—43页），据说“该墓的相对年代上限不早于公元前278年‘白起拔郢’，下限不晚于秦代”[20]（第43页），可见此秦简“易占”乃抄写于战国晚期。据学者研究，已确定此“易占”即上述文献所记载的《归藏》，由此可证传本《归藏》不伪，是真实有据的。

从干宝《周礼注》、朱震《易丛说》以及李过《西溪易说》等书所存《归藏》佚文，可知《归藏·初经》的八卦之序是：初乾、初（笔者案：朱震注曰‘坤’[21]，廖名春先生考证‘’乃寅字讹体，本是卦辞，误为卦名[22]（第17—18页）。朱震所注是对的，初即初坤）、初艮、初兑、初犖（朱震注：坎）、初离、初鼈（朱震注：震）、初巽，即乾、坤、艮、兑、坎、离、震、巽。干宝等人所记《归藏·初经》八卦之序，定当有所古本。其实在今本《说卦》中，就存在《归藏》八卦卦序的踪迹。《说卦》曰：“雷以动之，风以散之；雨以润之，日以烜之；艮以止之，兑以说之；乾以君之，坤以藏之。”此为四句话，其顺序反过来，则为《归藏·初经》之序，即“乾以君之，坤以藏之；艮以止之，兑以说之；雨以润之，日以烜之；雷以动之，风以散之”，正为乾、坤、艮、兑、坎、离、震、巽。而其中“坤以藏之”，以“藏”为“坤”之象，正与重“坤”、以“归藏”为名的《归藏》符合，也说明这四句话确实应与《归藏》有关。

对照我们考证出的子夏所了解的古《易》八卦之序，可看到二者完全相同！据此我们可以推断，子夏所了解的古《易》八卦系统，很可能就属于《归藏》，子夏对《归藏》应该是了解和熟知的。

而汲冢竹书出土《归藏》，说明子夏不仅熟知《归藏》，而且传习《归藏》。

西晋武帝时（具体时间三种记载，即咸宁五年、太康元年或二年，即公元279至281年三年），汲郡人盗发魏襄王墓（李学勤先生推断，墓葬时间约为公元前299年或稍晚一些[11]（第181页）。出土竹书约七十五篇，其中有《易》类书，据唐房玄龄等撰《晋书·束皙传》记载：“其《易经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上下经同。《易繇阴阳卦》二篇，与《周易》略同，繇辞则异。《卦下易经》一篇，似《说卦》而异。《公孙段》二篇，公孙段与劭陟论《易》。”可见其中有两种《易》书，一种即今本《周易》古经。另一种《易繇阴阳卦》应该是《周易》之外的另一种《易》书，正如学者指出：“从篇名《易繇阴阳卦》来看，此书也是由卦符（所谓阴阳卦）和文字解说（即‘繇’）两大部分组成的。所谓‘与《周易》略同，繇辞则异’是指该书之卦符与《周易》之卦符略同，而文字解说则与《周易》相异。显然这是与《周易》类似但不从属于《周易》的另一种易书。”[23]（第59页）那么它是那一种《易》书呢？《艺文类聚》卷四十载王隐《晋书》言汲冢竹书曰：“有《易卦》，似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文。”束皙所称《易繇阴阳卦》，王隐称为《易卦》，并指出它是《连山》或《归藏》。那么它到底是《连山》，还是《归藏》呢？我们知道，《归藏》汉初已亡，晋人荀勖所编撰的《中经新簿》（后人称为晋《中经》）始著录《归藏》。

[\[第 1 页\]](#)

[\[第 2 页\]](#)

[\[第 3 页\]](#)

[\[第 4 页\]](#)

[\[第 5 页\]](#)

[\[第 6 页\]](#)

[\[关闭窗口\]](#)